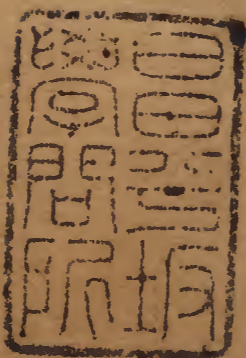


荆溪外紀

十八之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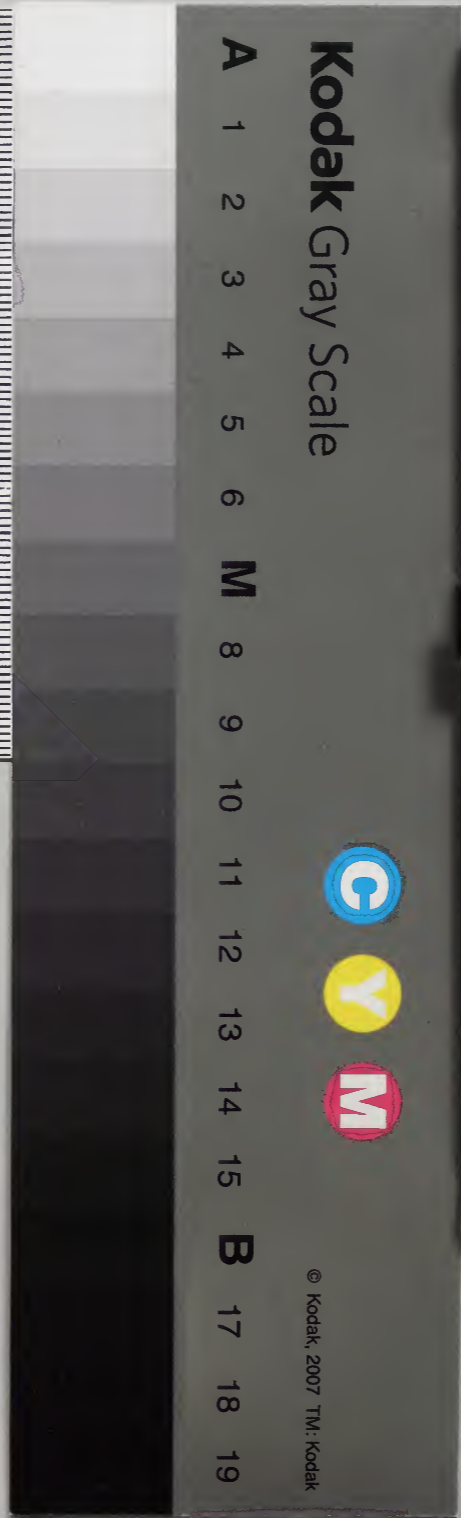
筆



漢書門			
九	〇	九	
一	〇	九	
八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函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5	
冊數	8 (7)		
函號	292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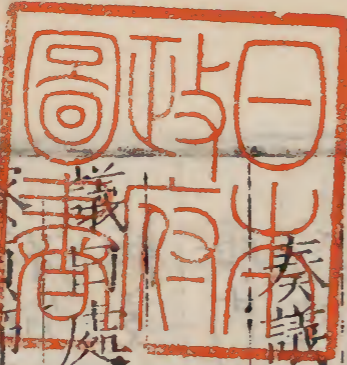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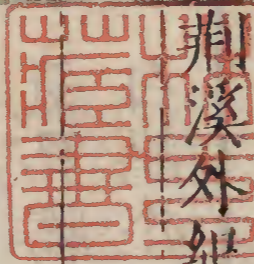


荆溪外紀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呂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加平西將軍周處策謚議

賀循 晉人

議處履德清方寸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
察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
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請自出俸錢收贖常州義興縣廢善權寺重建立

本寺事奏

李嶺 唐人

臣竊見前件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山
上有九斗壇頗謂靈異每准赦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
致奠凡有水旱祈禱無不響應寺內有洞府二所號爲
乾洞者石室通明處可坐五百餘人稍暗處執炬以入
不知深淺其中石有鳥獸之形及鹽堆米堆恠異之狀
極多洞門直下便臨大水洞潺湲宛轉湍瀨寔繁於山
腹內漫流入小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內水泉無
底大旱不竭洞門對齋堂厨庫似非人境洞內常有雲
氣昇騰云是龍神所居之處臣大和在此習業親見
白龍於洞中騰出臣爲雷雨寺前良田極多皆是此水

灌溉時旱水小百姓將水車於洞中車水車聲纔發雨
即旋降會昌中毀廢寺宇之後爲一河陰院官鍾離簡
之所買宣宗却許脩崇佛寺簡之便於寺內所居堂前
造一逆脩墳臣絕百姓收贖建立之路其塋繞成忽見
一大赤蛇長數丈據於墳前簡之驚悸成疾遂卒於此
子息亦固悵寺前良田竟葬簡之於其間萬古靈跡今
成塋域鄉村痛憤不敢申論往來驚嗟無不嘆息况簡
之男姪家業見居揚州海陵縣松楸亦元在彼處只以
固護廢寺田產一二兒姪在此今伏遇

陛下至明至聖凡是隆典已皆舉明今臣古跡靈境恐遊

翫喧譁居人褻瀆盼嚮無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贖
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古跡蕪是名山大川之數今為
墓田理交不可臣懷此寃憤僅三十年儻不遇

陛下睿思通幽聖慮徹古特降

勅命盡許却收即難特有論請齊朝梵宇永為丘墟神仙
窟宅終被蕪穢臣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訪名
僧主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之
後並却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伏乞

聖慈勅下常州差官檢勘簡之男姪等移掖視歸海陵
其寺地及林木庄田等並重出公驗交付臣勾當軍將

待揀定僧徒後施入常住其收贖價錢亦請便交付簡
之男姪等其寺仍請准近

勅格度僧住持靈泉勝境因

陛下重遂掃灑洞府仙官因

陛下再獲依據佛刹重興於舊地鍾磬復聞於故山臣既
沐玄澤獲畢素願臣無任踴躍抃荷屏營之至謹錄奏

聞伏聽

勅旨

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李蟪狀奏中書門下

牒奉

勅李蟻自出俸錢收贖靈跡已有近 勅難阻深誠宜依
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
勅故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水利奏狀

蘇軾 宋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
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
以人力疏治是大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
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淫
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

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
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
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潴為太
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
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
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
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
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
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
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

宇部書屋
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
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
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
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
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
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
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旣浚
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
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
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

則臣言止得十之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
施用謹繕寫一本進上伏望

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
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
愍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疆
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常州居住表

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

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 收錄量移近
郡再生之 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
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
已至揚州而費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產業可
以為生大馬之憂飢寒為急竊謂

朝廷至仁既以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
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
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聽候
指揮干犯

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 戰恐之至謹錄奉 聞伏候

勅旨

又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
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
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益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
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
親聞

德音似蒙

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猖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
誅雖

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
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

恩量移汝州伏讀 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
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
豈敢復以遲暮爲勸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
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
重病一子喪亡今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
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

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下一作求於衆人不

若歸命於誠控告於 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

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深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

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

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 朝廷降

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

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

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

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
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
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
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
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
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
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一作朝廷而犬馬蓋唯猶有求於君

父一作陛下敢祈

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

朝旨干冒

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累難
磨未經洗濯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
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
投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

上帝之眷命述脩

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
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
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 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

自甘泉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

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伏念臣猥以凡才
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
忘形於田野沂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湖豈謂此生得從
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
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
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剗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
任

李學士奏狀

李曾伯

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曾伯
狀照對曾伯昨準 御筆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
兼京湖制置大使特與執政恩數又準

勅特賜同進士出身即已遙謝祇拜訖從條合得守墳寺
額已蒙省部給到公據外今踏逐到常州宜興縣管下
善權山廣教禪院改以報忠寺爲額永充本家功德墳
寺從本家選請有道行人住持仍不隸僧正司其間像
設動使什物等並係報忠寺尚住管紹所有本寺碇基
簿書並作本家報忠寺置立仍許本家增置產業添作
常住除納夏秋二稅外合免州縣等處科敷支移折變

及戶役徭借亦不許公私妄作名色貼占在寺居止及
時暫安泊并寄攢棺槨如見有寄攢者仰日下起移前
去其寺內空間地畝不許外人攢葬侵占及不許於近
寺去處焚化棺槨其房族親戚不係本位直下子孫並
不許干預常住錢穀在內止宿亦不得妄有需索搔擾
今繳元給公據在前欲乞 朝廷降 勅牒及劄下常
州并本家照會仍令本州出給板榜付本寺釘掛約束
施行如有未盡事從本家續次陳乞施行伏候指揮
牒奉

勅宜賜報忠寺爲額牒 至準 勅故牒

乞晉周孝侯廟額奏

無名氏

兩浙運司奏據常州申宜興縣城東南有周將軍孝侯廟侯蓋晉平西將軍周處實陽羨人忠義勇烈超冠一時其折節除害見危致命與夫執德不回之實載在晉史揭於廟碑垂七百年昭然可考其間陰功異跡庇護甚厚雖祈禳疾癘請禱雨暘威靈感格應若影響宣和間方臘煽聚其徒傳言欲侵邑境即見金甲神人擁兵而出曰我平西將軍也臯遂神馳魄散狼狽竄伏就擒于郡城昨者虜寇猖獗所至殘破昆陵諸邑唯此地獨保無虞潰兵叛將如張琪等睥睨亦久或壓境而不敢

入或入境而不敢肆悉謂嘗見將軍衣甲冑執戈矛旌旄亘天震警營壘衆皆投戈屈膝之不暇靈感狀跡類非一事父老相傳咸有證驗乞賜廟額本司尋委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朱亮功躬親前去宜興詢究上項靈應事跡據朱亮功狀覆實得委實祈禱必應陰靈威烈保明詣實本司再委本司催促糴買官李澗躬親前去宜興縣覆行按實據李澗申詢究得委實祈禱無不感格有功於民保明詣實本司保明詣實擬合奏請廟額行宮禮部狀準都省批送前事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狀來兩浙運司保奏到常州府宜興

縣周將軍孝侯廟祈禱威靈感格乞賜廟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勅宜賜英烈廟為額

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奏

徐溥 國朝

臣世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本族計若干房耕讀之外
無他藝業生息日益貲產日分或至嫁娶失時葬祭愆
禮世復一世尤未可知是雖服有遠近皆祖宗一體之
分休戚所關自有不能已者先臣琳每與臣言及此輒
慨然興歎蓋嘗條祠堂以合族增墓田以供祭顧於周
卹之道尚有未備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量

撥地畝贍給族人以臣有職于朝特屬臣弟濟經營其
事不幸臣父既沒弟亦早亡因循至今未獲就緒今臣
累蒙

先帝

皇上簡任以至今官祿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仰思
聖恩追念先訓勉終前議以酬夙懷乃於前年令臣男元
相撥地若干畝置為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常賦外另
為掌管遇有本族婚喪諸費量數分給且斟酌范氏舊
規立為條約期於世守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霑沐
恩澤講畫三載始克有成臣竊以區區之計幸而少遂

者實惟

皇上優渥之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給奚暇及人况
臣才德遠愧仲淹而遭際寵盛乃獨過之臣雖至愚
寧不知感故凡政涉彝倫事關風俗者皆悉心畢力以
贊

皇上德睦九族仁覆天下之治而况私親近族分之所當
盡力之所能及者哉但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
易廢雖田畝已定家規已行然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
不籍於郡邑誠恐他日戶保或視爲度外則隣有侵而
莫知或認爲分內則族有訟而莫止分者肆強取之姦

主者滋吝出之弊勢有必然所宜豫處是以昧死上

聞另將所置義田頃畝數目冊子二本并條約一紙告送
戶部伏望

皇上鑒臣衷情乞

勅該部將臣冊子用印鈐記一本發臣本管府縣當官存
照一本并條約給與臣家收執永爲遵守待造黃冊之
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數內以便關
領由帖辦納稅糧若他人侵占即與斷理或本族子孫
妄欲爭分及各項違沮條約情弊即與禁治庶幾家法
之存永賴國法而祖宗九泉之慰子孫百世之休皆

皇上今日之賜也臣不勝懇款祈請之至

戶部覆奏徐義田議

葉淇

該通政使司連狀據徐元相告將義田條約開單一紙并頃畝數目等項備細冊子一樣二本通送到司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古者民有定業卿大夫有世祿天下之人皆得以養生送死於是可治禮義脩忠信以成治化後世井田既墮溝洫又廢富者連阡陌而鄉黨無卓錫之地貴者私妻子而兄弟無餬口之資以致倫理教喪庶耻道喪其為流弊胡可勝言有國者未嘗無養民之法而世或不周有家者未嘗無合族之心而力或不逮

故晏嬰有彰賜之志而身後無遺范仲淹有活族之規而國典不預載之史冊猶為美談今大學士徐溥仰惟君恩追念父訓置為義田以贍宗族立為條約傳之子孫又慮人心易離義事易廢乃乞恩請

命欲賴國法以存家法蓋真見夫教人之道先于足食仁民之澤始于親親以欲為之心乘可為之力祿賜不私于一身而均之群族規制不止于一世而貽之無窮近代以來罕有此事仰惟

皇上有睦族之德有覆物之仁而輔弼元臣首為義舉誠可以贊揚治化宣布仁風教化所關實非細故合無准

其所請本部將其所置義田頃畝冊子并所定條約通行印記令公私存照仍立徐義莊戶管其後有他人圖賴侵占者即與斷理本族爭分沮壞者即行禁治俱下本管有司以官法從事仍令府縣正官親詣莊處所集其族人奉宣德意嚴加戒諭俾其永遠遵守勿得違越庶為有益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該學士解縉陳言凡天下之世臣義族皆當旌之復之以為民表率

太祖高皇帝特嘉其議今本官族內既有正戶以供差賦義莊之戶係是別設合無依倣前議除辦納正糧外其餘差役悉與優免使其子孫得專奉祭祀悉力贍給以

倡率風俗永延

恩澤尤足以見

朝廷悃尚教化優

禮大臣之義其於治道亦非小補但

恩典出自

朝廷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乞

恩請

命保守義田及奉

欽依戶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置義田以贍族深有補於風化便行下本管有司着嚴為防護俾其子孫永遠遵守其義莊戶內差役仍與蠲免

減賦奏

丁謹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知縣臣丁謹等謹
奏為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臣謹仰蒙
聖恩叨授茲職自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以來夙
興戰兢圖惟補報切見本府屬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
前代稅糧額設每畝實徵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
進宜興先歸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

天命征勦苦戰十年大軍乏食至丁未年權於武進宜興
預借次年秋熟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併作一年起

科遂徵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府知府趙
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則併舊
額及預借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年間巡撫尚
書周忱特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每兩
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每疋折米一石儘派二縣歲遠
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
官布八萬疋亦為松江嘉定二處分去三萬疋是二縣
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其來如此又
况本縣地方西南連長興廣德山隴山水時發衝成澗
壑東北接沙子湖太湖水鄉湖水時漲沒為沙渚加以

災傷疊遇田漸拋荒三分有一地利尋縮正稅仍舊民不能堪逃亡日甚見此民病罔不痛心臣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荒白田地小民豈無願開懇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免其差後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及奉

詔書內一欵板荒積荒拋荒地遺下稅糧派民陪納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竈匠儘力墾種照數出與由帖永遠管業量免稅糧三年欽此欽遵

臣隨出榜諭凡荒田圖分責令里老排年詳開某戶下田若干及田主之存否荒蕪之情由據實呈報臣即隨地踏勘每圖委公直一人往來勸課凡願開墾除力能自爲之家其餘無力俱於導河夫銀項下計費量支其不能自具農器者給以農器其乏米糧者許里排保結於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限秋成照數輸倉成工之後
遵承

詔書仍免糧役三年每戶給帖以照且刻石縣門逐一開名俾世業其田備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叅申盡心民事新政可

嘉除另行外俱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臣益加招
諭隨據成任等鄉二十四等都民史倫李旦等陸續願
告開墾臣隨踏勘明白估計工力督責以底成功通計
給過銀二千三百二十六兩四分鍤鋤六百六十九把
米六百六十九石九斗開過荒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七畝算過墾塋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丈六尺高阜去
處開過半荒田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洪水衝成澗壑
不堪耕種外猶有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
曉諭若有所在軍民人等願復業開墾者一體照例施
行切惟

聖朝材賦盡出東南而宜興實東南之鉅邑人民寥落如
此田地荒廢如此不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皇上恩詔下頒卹民以及於力本仁哉

皇心民皆感激協力開墾故本縣久荒之地多成可耕之
業信乎

皇上感民之誠萬民應上之速也臣顧目前之利雖已興
日後之弊尤當究誠恐墾闢之田糧積年之久不能常
如初賦之輕豪強之人戶見利之興不免妄起紛爭之
訟又况各戶舊積拋荒之逋既遺里甲代輸之患今援
三年免稅之例應減里甲代輸之艱於本年四月二十

九日備將前項緣由并工完數目造冊申蒙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叅申閱冊處免有方防弊遠圖
卹民至計具見初政之善但事于稅額必須
請奪仰縣徑自具

奏施行此繳臣遵行

奏請伏乞

皇上勅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所招之民各開之田轉
行撫按着落有司刻石註名俾永執業業既有主不聽
豪強之爭如或有爭治以強占之罪所免三年之賦暨
衝成澗壑之田悉作輕賞或將本縣餘米或將差徭剩

編等項官錢查支包補及思金花銀兩濶白綿布輕賞
原係

奏請以給宜興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銀兩
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復
還儘宜興武進仍將年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
減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如此則本縣失業之田
變為成業之田重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民食日充國
賦易足臣與萬民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

觀洞府之勝納錢煩指揮具蔬食因得少款煩免登怨幸甚

比蒙臨存大慰竦企雨餘體力何如某後月有葬送之後欲從公借兩肩輿入山如蒙輒遣併乞四夫十六日同至侵曉事竟即令負之以歸不至差牙也鄙事作煩惶恐小舟次溪橋勞冗未果馳見雨餘伏惟清勝向聞李君美曾作一車輦致神像今恐尚存欲一假運數段石板至龍山幸恕僭易也靈一師同此致懇

適勤重騎殊慰望思晚寒伏惟體力康寧某以塚舍泥塗未就欲從公借兩烏犍營作蒙假遣仍乞兩夫護其來青

白飯不敢畧也扣免惶恐

故滿前未果踵見即日體力勝否嘗而扣乞土數十擔作塗墍之用冀如約也適已解舟留一紙致懇不須示答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紆畫繡以跡三接之榮更爲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爲欣頌莫喻名言

吳中水利書

單鐔

切觀三州之水爲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

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聞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

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濇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

參究其詳以鑿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
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
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
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及東注震澤下
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
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
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
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
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
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

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
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
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
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
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鑿竊視熙寧八年時
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鰲處之地低汗之甚也其
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
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
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
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

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
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
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
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
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甚瀆東南接菴盡溪昔范蠡所鑿
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為蠡河遇大旱則淺澱
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洩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
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
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
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

南其勢然也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
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
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
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
與海相接處汙澱芟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築
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
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
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芟蘆壅障流
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
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芟蘆生矣芟蘆生則水道

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邪今
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
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
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
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
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
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
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拱開茭蘆為港走水
仍於下流又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
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

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
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
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
瀆溼曰支子港曰蠡瀆一碑一作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
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閘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
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
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
十四處立為石碶閘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
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
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

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
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致
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
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
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
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鄂鄙
策柰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
邦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沮水之患涇函不通
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
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刀水衝

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
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
聞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
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
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
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
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斗門河下築隄防以管水入江百姓
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
縣西有夾亭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瀟湖
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

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瀟湖泄瀟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瀟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一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乞請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

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湮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隄

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鱉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邪嘗得唐埋名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今之水不泄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鏐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䟽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邪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

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開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涵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

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交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卧門石硨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邾魯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

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卧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鐫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世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邪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

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涵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
名大吳瀆泄涵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舛門
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涵
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舛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
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鑿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
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
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
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
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
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

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
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
十四處之舛門築隄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
最爲先務也然鑿觀合開三州諸瀆溝不必全藉官錢蓋
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
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
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舛門并築
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葶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
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
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

下港蕪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洑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洑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邪鑄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

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堰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

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邪鑿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滴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滴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邪鑿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

也昔日置塘滴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又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滴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邪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鑿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

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鏐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固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鏐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

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䟽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涇塞鏐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鏐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蠟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干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亭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涵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苧七鴉福山梅里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門蠡河

又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公輔爲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五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鑿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鑿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

搜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嘗增脩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道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三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柰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邪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荆溪外紀卷之十九

荆溪山嶺皆曰嶺新田野奈何田野之國山木東平乎對
陝三州之有姑直等舉於大陝昔雖不可數舉而舉可以
千餘封大陝之水東入于海中命百費之姑直與夫福常
而由谷水賸林二野直隴太平之燕陝不命吳王之氣益
祇以不可不封也今莫若命田野封土之水不入於陝然
封商於其地封之可以封官外封成前之陝也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

邑人楚山沈敕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題跋

題平西將軍廟贊亭

劉勳 唐人

建隆四年冬勳叨承朝命出宰義興將欲離京泊告辭東
海舍人爰以新撰平西將軍廟贊託令荆置仰舍人雄文
慕將軍英烈所恨力寡不能獨成其事尋輟俸錢得義營
三五將首及縣鎮典押等共建造碑亭子一間自置石請
守闕二西正字書文命工刊勒俄爾亭宇云畢真珉乃立

且將軍歿身千載之後翠琰復構若非舍人之辭華何以
補將軍移孝於君有死無二殉國亡身之令望也斯亭清
溪逼檻嘉樹環簷物景湖光煥然悅目勲非才非藝固難
以盡紀其因由但直書建豎年代而已時皇唐御宇丙寅
歲壬戌月甲申日

論周處

博議
所載

無名氏

仁義之道若大路然有目者所共覩也有足者所共由也
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其始相去不能一間其終
相遠不啻夫天地四方異位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能循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在所趨向

何如耳世固有聰明才智之士積行累功至于白首而偶
失一節遂得罪於名教者亦有夫市井閭巷之人鮮廉寡
耻無所不為而一旦遷善改過遂知名於後世者古今此
類多矣周處其尤彰著者歟處初負跡弛之資為鄉曲之
患與夫猛獸長蛟同為三害其人之賢不肖不待言也既
而悔悟朝聞夕改勵志好學克已為善遂踐顯位卒為忠
臣嗚呼八患不為耳君子小人豈有常哉方處之西征也
孫秀勸以母老免行處曰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
及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援力戰終日
斬首萬計弦斷矢盡而救兵不至左右勸退處曰此吾効

節之日何退之為古者良將受命克門以出蓋有進而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歿晉遷褒贈典禮有加謂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因以執德不固謚之曰孝嗟夫處之行事始終若此始也貽患里閭庸人羞與為偶終焉死節於國舉世以為難能然則所貴夫崇德從義過而能改者以是故歟三復處傳誠可深嘉而小嘆也

跋國山碑

歐陽脩

宋人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

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鑒矣

艤舟迎恩亭題

蘇軾

早發宜興飲酒一醵然竟醉置拳几上垂頭而寢不知舟之出門外窺觀風味使人千載想像

入荆溪題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菓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

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題金沙寺壁

岳飛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陪僧寮謁金仙徘徊少憇遂擁
鐵騎千餘長驅而往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
我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豈不快哉

題東坡橘頌帖

周必大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
定公於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度九月間抵宜興而十
月二日寫此帖聞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
知凡留幾日也巳而至泗州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

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在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
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游
常州僧舍又有湛湛清池五月寒之句而謝表云今月二
十二日到常州訖疑即五月也是月復朝奉郎起守文登
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犇牛七月
二十五日與杜介遇於潤之金山贈以古詩皆赴登時所
作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
辛巳北歸竟薨于常集中班班可考種橘之約遂墮渺茫
矣此帖今藏寓客董伯揅家董氏世爲東秦名儒曾祖暨
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揅亦篤學嗜古能

濟其美者也

公熙寧中倅杭公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權輿於此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責黃州日買得宜與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元價收贖今公會孫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復可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歸陽羨後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爲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蓋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爲駐耳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於此詞云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
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
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之間

余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未暇也今者避暑
杜門因覩楠頌帖畧裒遺跡如右其詳則俟博物之君子

跋國山碑

趙明誠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敘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
言其後云乃以涪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
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大尉廖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

畢至四表納貢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
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
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涪灘之歲是也
皓淫虐無道神人憤疾而群臣方稱述符瑞讚頌功德蓋
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

題周孝侯

董純儒

嘉定八載歲在乙亥孟夏日日董純儒炷香祠下遐想英
風不泯邑人歸嚮有隆無替惟楹柱舊址雖存垂五十載
廢而未立純儒喟然興念欲任其事遂足歷山林至于龍
山有巨木焉挺然巖石之間目揆心籌適與意合叩其主

無難色歸所直而得之挈于廡下幾費百工非陰有所相
能若是乎將命工飭材忽夢一異人裁冠朱服頎然而長
語予曰廟宇未脩已募賢侯備而後立必遇羊猴語訖而
去既覺悟神明之意尚有所待星霜易換今年矣此志
未遂常以爲懽夏初霖雨浸淫廊廡傾圮鄱陽洪君相門
名胄以丞攝邑姦蠹掃除善政脩舉至於神祠亦復新之
始於癸未成於甲申羊猴之夢屬意於賢侯者若合符契
純儒之志殆成於此日乎矧一貫之功時所當爲疇昔之
夢果不誣也不容以巽懦自沮謹涓吉旦建立於殿之左
是日也暘谷舒光霜颺息籟以一繩之力引百尺之木若

有助者猶揭竿然觀瞻一新敬畏交作神之賜大矣因是
以知有志者事固成而事之廢興信有其時自今以始脩
廢補弊增光潤色使祠再興格神之休又不止於藩柱而
已謹盥手記其實云

跋周將軍像

洪憫

晉周孝公殺身以成仁數百載而下遐想其遺風餘烈使
人起敬起慕况獲望其儼然之容乎偽唐集賢學士徐鍇
有公畫像贊今贊存而像不存觀者太息茲因葺祠宇且
訪得舊像敬命工刻之琬琰使來者觀公之容而思其所
以有異於人者庶知所激勵云

題善權洞石

趙伯鯉

試邑半載以視滂同晉陵仙尉西安劉君常德抵此日已
西晚猶得歷覽三洞徧讀名刻詢田畝之高下問民間之
疾苦而後行時嘉定四禩立冬後二日也

跋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卷

謝采伯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
章豈待贊嘆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眎豈以窮達得喪
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辭加詳意者以此
狀為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
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

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父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
文者想例以為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
輒疥卷末云

題晉平西改勵圖

吳澄元人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虺改過遷善之勇
惟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為善
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觀其圖尚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
不為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
悟又周處之罪人也

跋楚頌帖

趙孟頫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為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

題金節婦傳後

倪瓚

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更二夫讀之未嘗不
太息流涕也不有亡國何以見世臣之忠義不有危難何
以見婦女之能守節天下兵戈擾攘奔走逃難無休日其
能盡節死義往往於婦女輩見之姚氏婦尤卓然赴義著
明者也嗚呼婦女於讀書為學師友漸磨之道蓋未嘗講
而習也而天性篤善悅義慷慨乃如此為人臣子素講而
習之未見有一人奮然自蹈於忠義之塗以表見於天下
是殆不可曉也豈余聞見之不廣不能知之耶故不能不
太息而流涕也

題荆南倡和詩集

徐賁 國朝

予往年在荆溪時聞有周履道馬孝常者南山周氏館二
人情相得習相同才氣相上下其閑情雅興固非流輩所
及有荆南唱和詩一卷為時所推後職履道於顯親寺之
聽秋軒彼時獨不得與孝常見及予東還與高季迪以詩
唱和於吳履道亦避地來居故予三人者交結又最密每
宴語間未嘗不道荆溪之勝誦孝常之詩之美無何季迪

遊東越予卜居吳興之蜀山履道亦從軍去遂沒于兵嗚呼今已十又五年矣此帙乃履道之親筆季迪所藏者後季迪序而屬其鄉人志學收之志學嘗持此過予山中求題時洪武四年七月一日也于時季迪尚無恙今季迪亦逝去凡四載洪武丁巳予在河南孝常持此帙來見蓋呂所歸也因波玩再四悲感交集故重題於後噫昔之題止悲履道今之題又併傷吾季迪焉可不痛哉

跋水榭詩

夷簡 補子

余向在錢塘時嘗求二先生伯甫仲舉賦水榭詩所書真跡手失之久矣今水榭之地亦有城池之變幸有王壽祖塔復

其舊規因畫詩藏之塔下俾後之來者知有水榭之名受業故居廼先遺跡也牧之詩云近於義興縣有水榭此可考矣

跋吳封禪國山碑

盧熊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今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為國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刺字周繞其上今大畧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涸灘之歲月正

華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在丙申矣太尉瑒即弘瑒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瑒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云兼司空董朝國史瑩覈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今華覈史又云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刺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刺石立銘褒贊靈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文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大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太赦熊參考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冊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真皇帝而改天璽因歷陽山石

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畧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真皇帝與此碑合疑陳壽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悞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巖山神識海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識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呂伯思稱皇象書神識碑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姥等號八絕則神識碑亦蘇建書無疑也東漢碑碣多

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識險勁峻拔國山純古
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未建麟鳳贊魏
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能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
興記校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
如右以俟識者云

跋周平西畫像

危山

宜興周平西公所遺畫像見存石刻樹于祠廟上有宋嘉
定間縣丞洪君佃跋語曰偽唐集賢學士徐鉉有公畫像
贊今贊存而像不傳因葺祠宇訪得舊像命工刻之琬琰
然則洪君既刻其像必不遺其贊也今像雖存而贊無考

此予所以不能無憾焉因編文集而繪其像於首使四方
觀者有以知公之容儀而興夫景慕之心矣尚望博學君
子倘有得其贊者為能增入集中庶其全美也

題周侯祠

陳謙

神仙通鑑云西晉發兵鍾離權充大將軍周處當偏將軍
處與兵力戰而亡兵潰權隱山學道以仙名焉歐陽永叔
集古錄以王羲之書周將軍廟碑為陶弘景書蓋弘景嘗
習羲之書故也因題于右云

題荆南倡和集後

李應禎

荆南倡和詩凡百七十九首諸體畧具吳門周砥履道義

興馬治孝常所作也而序者則遂昌鄭元祐明德姑蘇高
啓季迪吳興徐賁幼文而馬周亦自疏其所以作者之義
凡五通焉履道寓無錫號菊溜生豪放自好晚始邂逅一
奮竟抑不遇死時至正末也孝常洪武初起家知內丘縣
仕終建昌府同知明德徙吳門兒時乳媪失獲脫躄右臂
長任左手因號尚左生元末稍就祿補平江儒學教授進
江浙儒學提舉終季迪洪武初與脩元史擢翰林編脩拜
戶部侍郎辭歸幼文亦避地于吳與高啓楊基張羽相倡
和稱吳中四傑仕終河南布政使數公者鄭年最長名亦
最高尚徐仕最顯各有文集行世而馬之集曰海漁為卷

者六周無子詩多散逸其傳者此外僅僅數十篇耳諸公
文詞體裁雖有小異然皆稱合作為一代偉人其仕顯不
顯者天也周與高善周既無子而詩為高藏呂敏字志學
者得之於高復以歸馬呂亦才士嘗領縣教諭未幾去為
黃冠師無錫人也然無錫別有一周砥官廣西桂林靈川
縣典史以廉謹見褒出差晚非此所謂字履道者因讀是
詩漫書之俾有攷焉

跋荆南倡和集後

張弼

戈陽尹義興李瑞卿至京出荆南倡和集以示予與中書
舍人金陵李應禎閱之且論五先生之世而痛其不幸蓋

高季迪徐幼文馬孝常周履道鄭元祐皆一時豪儁用不
究其萬一而死于刑禍者過半後學當為之諱而不忍言
者何其不幸如是之甚歟幸而各有所傳不隨時漸盡耳
聞瑞卿將為之入梓以垂不朽誠幸也已歎慕之餘敬識
于後若五先生之詳中書君之筆可徵也

跋蘇東坡手書

徐溥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名益著公之
居此其事特見於文集與郡誌中至訪其手迹僅有所題
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橘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携以示
予者竊喜此為陽羨故事也遂用摹刻于石臨視惟謹不

敢失真既又得公乞居常州奏狀及予家舊藏一小簡言
買田事者復次第刻之而同益公謝采伯跋語各附其後
蓋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咏亦不忍棄
焉刻完歸置狀溪書堂所以起鄉人子弟景仰先賢之意
豈徒玩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書岳鄂王廟記後

宋建炎間金元朮南侵攻陷常州群盜四掠宜興皆為所
蹂躪時岳鄂王方提兵抗禦邑令迎王移屯其地兵出屢
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人圖象祠之學錄周端
朝寔為之記歷歲既久人習稱岳廟因訛傳為東岳之神

歲時男女雜採祈福于是蓋廟記既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後人築城復寘之亂石間莫有知王之功者近歲士大夫稍知之欲正其繆妄而小碑亦以城圯而出雖殘缺不完尚可考信蓋王之功當不可泯也於是令邑令武陵陳君重脩其廟而仍刺端朝記于石陳君報功之心其即宋令戴君之心也乎刺成予故書其事于後記云王設方畧降馬皐惛林聚而史則云盜郭吉遁入湖王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其事不同豈皐聚既降而後遣之耶俟考之

跋忠節錄後

吳儼

尚書吳公歿于王事僅百年而吾鄉人皆不知名蓋其子孫流落武昌而其高風清節無所聞又無文字之可考也吾舅氏少師公家居時聞之外祖漁隱先生獨得其祥及官翰林乃致書都憲王公始為奏請于朝獲贈謚祠祭之典於是故太僕少卿李公既為之傳而縉紳先生又為之題識咏歌其潛德之幽光亦已闡矣今而更無載籍安知百年後又不泯泯如今日乎縱有知者亦不過滇南一方而已故為編次如左以入梓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之有二心者匪徒示吾鄉人也

跋吳中水利書

單旻

水利一書宋進士宜興單錡所著元祐間蘇文忠公知杭州事聞其有水學召問乃以書并圖上獻書云錡存心水利凡三十年謂有水學信然文忠以其策可用錄上上不果行
皇明來吳中水患滋甚每遣官督治工曹姚主政預焉板行是書未及盡錄弘治壬子科南省策問及此士子不能條答是近閱家乘洎縣誌始祖諱錫與文忠為同榜進士又妻其甥女自眉山同徙居宜興因占籍錡乃錫之弟曼亦為雲孫之輩因錡全書貯之家塾後有重水利者效規圖圓較場屋者強學待問未必無小補云

同前

谷繼宗

宗按單子曼所刻惟有書而無別畫竊謂書者通論三吳之水利害形勢別畫者正疏決大經畧也譬諸岐黃之術設脉理方書而無砭劑之功亦無以奏良效矣洵水部浙西書顧又刪去十二會何邪夫滄桑屢變古今興廢不同存海與鄰為壑之說禹圭之心自見乎

又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蘇文忠公知杭州屢上封事獨獻單錡書史不該載且惟中丞李定舒亶劾奏非神宗明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蘇公見忌而豈復有錄於錡哉易曰屯其膏施木光也此南渡之治可以

鑒矣

跋忠義集

趙繼勳

周孝侯隕命以衛國家抵我朝已千餘年矣古今揚以翰墨者殊衍景泰壬申好義者擴而集之曰忠義且壽之梓抵今又七十餘年矣茲集乃不護而遺併其板刻亦遺之予筮仕之二巷旁搜於民間得其一帙豈天不欲遺斯集托斯人以藏之也故特重梓之夫重梓不過小費耳然使其集恒新以供披展則觀侯忠義觸已忠義人心固當有躍如者况喜新者又人情之常也以喜新之情接新刻之集玩讀當愈無厭矣無厭當

不徒玩讀之而已矣然則茲集也惟予繙刻之意之是究可也

跋雙溪詩後

林東海

杭友洵示予雙溪公詩一帙自進士而刑曹而視學而長藩憲而卿而巡撫而近者山林之作多載焉洒敘平鋪宏雄雋雅細詠之真若周鼎商彝篆文剥古其誰不敬重焉者梓而傳之也固宜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

昔年而將之出固宜
 誠恐非略者之責其因舉商彝文陳古其猶不效重
 徽而慨而感而悲而香山在之介之流高而平而
 其文師示于雙溪公榜一州自取士而無曾而為學
 趙興者對
 林東嶽
 下也
 不亦其賢之而一夫洲山其果也其于益懷之意之其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一

邑人楚山沈敷編輯
 真州雲壁李文校正

節義傳

金節婦傳

楊維禎 元人

節婦姑胥人名少安生而警慧長讀書通大義適義興橋
 洲叅政孫姚大臨氏事姑孝謹閨內雍睦精練至正壬辰
 義興被兵大臨挈老穉將入太湖賊迫之前途又窒不可
 越少安度不能免與大臨訣曰汝有老父宜善保之勿墜
 宗祀我誓抱女死流水遲且弗斷均沒草莽遂抱女死于

水於乎人之舍生而取義者必其自負若泰山重然後見義不輕於生雖蛟鱷饒而不可懼雷霆霹靂於上而弗迷此蓋大丈夫之定力而女子氏能之俾父子夫婦之道全謂女丈夫非乎不書其事曷以愧世之降志辱身者爲作金節婦傳大臨曾大父希得橘洲子也德祐中守毘陵與通判陳某並率民巷戰死脩宋史者逸其事因併及之以見一門忠烈若是云

又

楊基

節婦名少安姓金氏吳人義興橘洲叅政孫姚臨妻也至正十二年江東寇犯浙義興陷臨奉老父挈妻女將入太

湖避亂寇追之急蒲伏間行遊兵復鈔其前時節婦抱幼女呱呱啼節婦度不免揮臨曰事亟矣不能相救汝策而父去勿顧我我可死汝父老待汝養無兩歿也臨未及應已抱女沉于水臨來吳門道節婦顛末如此論曰淮浙之變予傳節婦如少安者數人皆貞厲勇決類古烈丈夫而未聞一死節士如少安者豈有之而泯弗傳歟不然何落落丈夫不如弱女子之多賢也

祭文

祭蘇文忠公文

余申 宋人

海北雷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睇白鶴之來歸迄尋
陽羨之盟已示善提之病庠音密邇廟貌追嚴嗚呼裕陵
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木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
放出老龍役萬鬼以橫行駭四方而驚視蜚辭彪蔚騫節
孤高果於立論而絕關防勇於擊邪而鄰矯激稔含沙之
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
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清不如尺渾政恐盛名之累臨流
築室負簷葺茅相從田父嬉笑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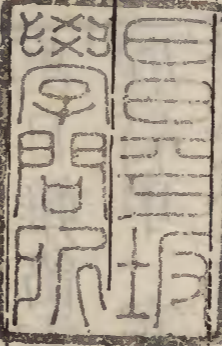
剛大自養摧挫愈堅丁壬真一歌空起雲屯之興丙子三
萬日難留電往之身想登虬踞虎之風標笑操犬嗥狐之
腥腐申一寒分教再拜欵祠骨已朽而名香屋雖低而人
傑幾於夷級何以安靈像設孔新敬倣輯杖抱世尊之意
諸生迎享共哦讀書喜青衿之詩

祭告周平西廟文

鄒旦 國朝

人孰無生生而無愧於生者有幾抑孰無死死而能善其
道者有幾惟公性稟剛方才兼文武其在鄉曲也而勇除
三害其居臺憲也而力効大奸仁洽於治郡孝篤於慈顏
其無愧於生也為何如氏羞背叛前鋒寔當群雄股慄烈

日秋霜值權奸之用計雖矢盡而弗援士勸退而不止遂
力戰而身捐其能善其道也為何如廟碑森列或剝或全
喜士民之仗義悉捐貲以新編梓人工訖是用吉蠲嗚呼
南山之路夜可行長橋之水風不驚其誰之功歟梁王恃
勢於一時將軍廟食於千載果誰為勝歟謹具牲醴庶品
惟公鑒知



荆溪外紀卷之二十一

